



王仲犛著作集

魏晉南北朝史

下

中華書局



王仲犛著作集



魏晉南北朝史

下

王仲犛著

中華書局



北周王朝的建立(六〇三)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六〇六)	府兵制度的確立(六一三)	關隴統治集團的組成(六一九)	北周武帝統一北方(六二三)	北周王朝的衰亡(六二六)	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六三四)
<b>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邊境各族</b> ……………六四〇						
<b>第一節 東北各族</b> ……………六四〇						
夫餘(六四〇)	沃沮(六四三)	勿吉(六四三)	室韋(六四四)	契丹(六四八)	庫莫奚(六四九)	
<b>第二節 柔然、高車與突厥</b> ……………六五〇						
柔然人與柔然汗國(六五〇)						
高車(六五七)						
突厥人與突厥汗國(六六一)						
<b>第二節 西北各族</b> ……………六六七						
鄯善(六六〇)						
伊吾(六六〇)						
高昌(六六七)						
焉耆(六七四)						
龜茲(六七七)						
于闐(六七八)						
渴盤陁(六八〇)						
疏勒(六八〇)						
烏孫與悅般(六八一)						
<b>第四節 西境各族</b> ……………六八三						
吐谷渾(六八三)						
附國與女國(六八六)						
宕昌與鄯至(六八九)						
党項(六九一)						
<b>第九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b> ……………六九三						
<b>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與海東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b> ……………六九三						
高句麗(六九三)						
百濟(六九七)						
新羅(七〇〇)						
日本邪馬壹與大和國家(七〇一)						
<b>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與西域及五天竺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b> ……………七〇四						
大宛(七〇四)						
者舌(七〇五)						
悉萬斤(七〇五)						
忸密(七〇五)						
粟特(七〇五)						
大月氏貴霜王朝(七〇六)						
嚙噠汗						

國(七〇八) 波斯薩桑王朝(七二二) 大秦帝國(七三三) 五天竺各國(七三五)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與南海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七三三

占婆國(七三三) 扶南國(七三五) 金鄰、頓遜與狼牙脩國(七三七) 嬰皇、丹丹與嬰嬰國(七三九) 訶羅單、

干陀利與婆利國(七四〇)

第十章 魏晉南北朝的哲學思想與宗教……………七三四

第一節 魏晉玄學與反玄學思想……………七三六

從清談到清談(七三六) 玄學思想的產生(七四〇) 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何晏與王弼(七四二) 才性同

異離合的討論(七四五) 嵇康與阮籍的思想(七五二) 向秀和郭象的思想(七六一) 楊泉、歐陽建、裴頠的唯

物主義思想(七六〇) 鮑敬言的《無君論》(七六〇)

第二節 道教的形成與發展……………七八五

道教的形成和《太平經》的傳播(七六五) 葛洪與《抱朴子》(七九〇) 陶弘景、寇謙之對南北朝道教發展的

影響(七九五)

第三節 佛教的傳播與發展……………七九九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七九五) 初期佛經的傳譯(七九七) 佛教在南方與玄學思想的結合(八二〇) 佛教在中

原地區的流行(八二三) 般若六家七宗學說的玄學化(八二六) 中土僧侶的西行取經(八三三) 鳩摩羅什、

曇無讖的東來傳譯(八三六) 僧肇《肇論》與竺道生的涅槃佛性學說(八三〇) 釋慧遠對佛教發展的影

響(八三五) 東晉南朝君臣的佞佛(八四二)

第四節 反佛教的鬥爭與范縝的無神論思想……………八四六

反佛教思想的先驅(八四六) 范縝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思想(八四六) 北朝的滅佛事件(八六二)

第十一章 魏晉南北朝的經學、史學與文學藝術……………八七三

第一節 經學與歷史、地理著作……………八七三

經學的繼續發展(八七三) 正史的修撰(八八三) 汲冢竹簡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八九九) 《西京雜記》(九〇一)  
《華陽國志》(九〇二) 《世說新語》(九〇四) 《水經注》(九〇九) 《洛陽伽藍記》(九一五) 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九一九)

第二節 文 學……………九四四

五言詩的形成(九四四) 建安文學(九五五) 正始文學(九六四) 西晉文學(九五九) 東晉南朝的玄言詩與山水詩(九五九) 陶淵明(九六一) 謝靈運與顏延之(九六七) 鮑照(九六九) 東晉南北朝的民歌和故事詩(九五三) 永明詩人與新體詩(九五九) 駢文的發展(九五九) 《文心雕龍》與《詩品》(九六五) 《文選》(九五九) 宮體詩(九七〇) 庾信及北朝詩人(九七一) 神話和志怪小說(九七六)

第三節 藝 術……………九八六

繪畫與雕塑方面的成就(九八六) 石窟藝術(九八七) 書法(九八七) 音樂、舞蹈與雜伎(一〇〇三)

第十二章 魏晉南北朝的科學技術……………一〇一四

第一節 數學、天文學與地圖學……………一〇一四

數學(1004)	天文曆法(1031)	裴秀的《禹貢地域圖》(1032)	
第二節 鍊鋼技術與機械發明	鍊鋼技術的新成就(1030)	機械發明(1031)	1030
第三節 農學與醫藥學	《齊民要術》(1033)	醫學和藥物學方面的重要成就(1034)	1036
魏晉南北朝大事年表			1051



## 第七章 北朝的政治與經濟

### 第一節 北魏初期的社會性質

**鮮卑拓跋氏的建國** 拓跋氏是鮮卑族部落聯盟中的一個構成單位。拓跋族的原來居住地，是在今天的黑龍江省嫩江流域大興安嶺附近。拓跋部的歷史序幕掀起，是在成帝拓跋毛時期，《魏書·序紀》稱他爲「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三十六國，大概是指三十六個部落而結成的部落聯盟，拓跋部是三十六個部落中的一個部落，可能拓跋毛曾經被推選擔任過部落聯盟的酋長。這三十六個部落，是由九十九個大氏族所構成的。三十六國也好，九十九姓也好，拓跋部後來離開嫩江流域以後，就和他們沒有多大聯繫了。《魏書·官氏志》所載的三十五部（加上拓跋部，爲三十六部），是拓跋部南出以後重新組合；其餘七十六個姓氏，也很少是原來九十九姓的後人。《魏書·官氏志》也明白指出這七十六個姓氏，是在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到了塞上以後，「餘部諸姓內入者」，加以接納；和嫩江流域時期的九十九姓，不見得有多大密切關係。

拓跋部到了宣帝拓跋推寅（第一個推寅）時期，正是東漢初年。這時北匈奴西遷，南匈奴保塞，草原上出現了真空狀態，鮮卑部在拓跋推寅的領導下，也開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魏

書·序紀》。這個大澤，可能是今天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的呼倫湖。

拓跋部在呼倫湖附近住了七代。到了獻帝拓跋鄰統部時期，「七分國人」，把拓跋部分爲八個小部落——族，命這八個部放棄呼倫湖附近的牧地，繼續向南遷移。所有「遷徙策略」，多由拓跋鄰來決定，鮮卑語裏稱肯鑽研問題的人叫推寅，所以也呼拓跋鄰爲推寅（第二個推寅）。這個推寅據近人研究，就是參加東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部落聯盟的西部大人推寅，我個人是同意這一說法的。拓跋鄰的兒子聖武帝拓跋詰汾聽從了父親的話，開始「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魏書·序紀》）。這一部落也就參加了檀石槐爲首的部落聯盟。

拓跋部的一支，由拓跋詰汾的長子禿髮匹孤率領，從塞北遷居河西。匹孤的曾孫樹機能，在晉武帝時起兵抗晉，曾攻破涼州。十六國中的禿髮烏孤，就是這一支的後人，禿髮即拓跋之異譯。

拓跋氏的另一支，也就是拓跋族本支，從拓跋詰汾的次子拓跋力微時代起，就游牧於雲中一帶（今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北雲中古城）。因爲鮮卑族、烏桓族都把頭髮剃去一部，而拓跋部還打着辮子，因此當時人稱他做「索頭鮮卑」。

拓跋部在會長拓跋詰汾遷居漠北時代，還是一個小部落。到拓跋力微時也只附屬在沒鹿迴部大人紇豆陵氏之下。其後兼并了沒鹿迴部，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馬二十餘萬（《魏書·序紀》）。公元二五八年（魏曹髦甘露三年），遷居定襄之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北），是年四月，舉行「祭天」大典，開了一個由部落貴族和扈從武士所操縱的部落大會，「諸部君長皆來助祭」（《魏書·序紀》）。在這一次大會中，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聯盟的領導權，拓跋力微也鞏固了世襲的大會長地位。部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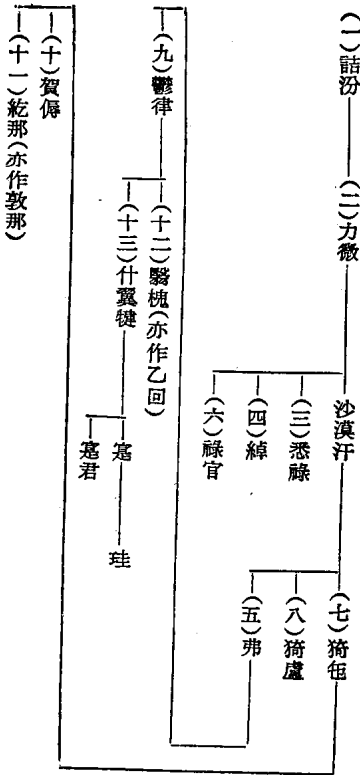
訴訟之事，由大會長和四部大人（由部落聯盟中選出來的）商議判決，但還沒有法律和監獄，拓跋部這一階段還沒有形成正式的國家。力微死後，「諸部離叛，國內紛擾」。到了公元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祿官統部，拓跋部仿匈奴舊制，分國人爲中、東、西三部。祿官自爲大會，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源縣東南），爲東部；力微長子沙漠汗之子猗柁，居代郡參合陁（今內蒙古涼城縣西北），爲中部；猗柁弟猗盧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北），爲西部。其後猗柁、祿官先後病死，公元三〇八年，猗盧總攝三部，「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成爲塞上一支強大的力量。時值西晉末年，中原大亂，西晉并州刺史劉琨要依靠拓跋部的幫助來和劉、石對抗，乃在公元三一〇年，請求晉朝封猗盧爲代公；公元三一四年，又進封爲代王，并割陘嶺以北（今山西代縣西勾注山以北）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地與猗盧。猗盧得很多晉人的歸附，拓跋部的勢力，更爲強盛。猗盧再傳至拓跋鬱律時期，拓跋部雖仍不得逞志於中原，而向草原上發展，於是「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又數傳至什翼犍。拓跋什翼犍曾爲質子於石趙歷十年之久，受漢文化浸潤較深。公元三三八年，在繁峙（今山西渾源縣西）北即代王位後，「始置百官，分掌衆職」；用漢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法律，規定反逆、殺人、姦、盜等罪的刑罰。代國至此正式具有國家規模。什翼犍於公元三四〇年定都於雲中的盛樂宮，公元三四一年又於盛樂故城南八里築盛樂新城，代國開始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定居以後，種植稼（糜子）田，農業也開始發展起來了。公元三七六年，前秦苻堅出兵二十萬擊代，什翼犍大敗，逃往陰山之北，部落離散；又遭高車部落四面鈔掠，「不得芻牧」。什翼犍不得已退回漠南，回到雲中就爲其子寔君所殺，秦遂滅代。

代國滅後，什翼犍之孫拓跋珪，先後流寓於獨孤部與賀蘭部。淝水戰後，苻秦政權顛覆，慕容垂稱帝於中山，建立後燕。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珪也糾合舊部，在牛川（今內蒙古錫拉木林河）召開部落大會，並即代王位，同年又改國號曰魏，稱登國元年。那時塞上鮮卑化的匈奴族獨孤部（即屠各部）的勢力頗為強大，拓跋珪是慕容垂的外甥，所以慕容垂支持拓跋珪，命其子慕容麟率兵會同拓跋珪消滅獨孤部和另一賀蘭部。拓跋珪在攻滅獨孤部時，虜獲到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二部消滅之後，拓跋魏遂成爲塞外唯一的強國。慕容垂見拓跋珪的勢力日益雄厚，會威脅後燕的安全；同時慕容垂又想掠取拓跋珪的馬匹畜牲來充實他的軍隊配備，遂命太子慕容寶率兵八萬進攻拓跋珪。拓跋族那時還過着「逐水草」、「無城郭」的游牧生活，聽到慕容垂來攻，拓跋珪就遠徙河南（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慕容寶的出兵，是在公元三九五年的五月；拓跋珪的避到河南，是在這一年的七月。到了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慕容寶的遠征軍已出師五月之久，因爲達不到與拓跋珪軍隊的主力決戰的目的，塞外嚴寒，只得撤兵。十一月九日，拓跋珪親率精銳二萬餘騎追擊慕容寶軍，到達參合陂（參合陁，今內蒙古涼城縣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溝）。十日晨合戰，慕容寶軍大敗，「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結果「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均落入拓跋珪手中。慕容寶單騎逃走，「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資治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拓跋珪把俘虜到的後燕軍士四五萬人全都阡殺，燕軍精銳至此已損失大半。公元三九六年，慕容垂親率大軍（這些新軍是從龍城調來的，是後燕僅有的補充隊伍），直撲雲中，拓跋珪時已退守善無（今山西左雲縣西北）。慕容垂攻破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駐平城十日，拓跋珪退保陰山。慕容垂因病班師，歸途病死。慕容垂

這次出兵，雖攻下平城，收拓跋氏部落三萬餘落，但始終未能搜索到拓跋珪軍隊的主力以進行決戰，旋因病重班師，平城終亦不能守，後燕在軍事方面的頹勢，迄未能有所挽回。垂死，拓跋珪遂挾其優越的騎兵，長驅進入中原。

拓跋珪乘慕容垂新死，進兵中原，攻取晉陽、中山、鄴等名都重鎮，盡有今山西、河北二省之地。公元三九八年，珪定都平城，即皇帝位，是為魏道武帝。到了其孫太武帝拓跋燾時，滅匈奴族夏赫連氏（公元四三一年）、北燕馮氏（公元四三六年）、盧水胡北涼沮渠氏（公元四三九年），統一了黃河流域，與江東的劉宋王朝對峙，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公元四五〇年，魏太武帝拓跋燾又進兵經略江淮，至瓜步，掠淮南五萬餘家而還。到這時候，北方的實力已經壓倒南方了。

### 北魏道武帝以前拓跋氏世系表



北魏的社會性質 從社會發展的階段來看，拓跋珪入主中原以前，還停留在氏族公社組織繼續解體，奴隸使用制度發展極不成熟的階段。在道武帝入主中原之前，拓跋氏還長期保存着氏族關係，這點可以在穩固的貴族氏族聯繫上，在拓跋珪自拓跋詰汾以下會長的氏族傳統中，例如兄弟輪替繼承王位的兄終弟及制方面，得到確切的證實。在拓跋詰汾之前，拓跋氏的世系除宣帝推寅一人之外，蓋不可盡信；而到了道武帝之後，兄終弟及制才為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所代替。

因為拓跋珪在鮮卑族中是比較落後於其他部落的一支，他們到了拓跋珪建國以前，還過着游牧的生活，他們作戰的行伍，也還以部落組織方法為根據，即凡是有着血親關係的人，總是並肩作戰。所以拓跋珪於道武帝時代開始在塞上定居劃分新土地，如《魏書·外戚·賀訥傳》所稱「太祖（拓跋珪）平中原，……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這時候也是受着這一部落中的氏族關係的組織方法所支配的，每一個部落佔有一塊一定的土地定居下來。正如恩格斯在《馬克》一文中所說：「每一個部落都定居下來了，但他們的定居，決不是任意地或偶然地，而是……依據部落成員的血統關係住下來的。血緣關係較近的一個較大的集團，分配到一定的地區，在這個地區裏面，包括着若干家庭的一個一個氏族，又按村落的形式定居下來」（恩格斯：《德國古代的歷史和語言》，第一三六頁）。鮮卑的分土定居，是在北魏登國九年（公元三九四年）開始的，由於那時的拓跋珪還是採用軍事部落組織，因此，後來史官修史時，為了比附古制與漢族固有的制度起見，就把這種「分土定居」稱為「屯田」，以比附漢魏的屯田。如《魏書·太祖紀》：「登國九年三月，北巡，使東平公儀屯田於河北五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及烏拉特前旗東），至於稠陽塞（今內蒙古包頭市東）外。」又《北史·魏秦

王翰傳》：子儀，「道武（拓跋珪）……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稻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事實上北魏登國中的屯田，除了帶有軍事性的一點和漢、魏屯田的性質有某種類似以外，關於屯田土地上耕作者的身份，一者是氏族成員，身份極高；一者是失去自由被強迫在屯田土地上耕作的隸屬農民，身份很低，在這一點上是應該嚴格地區別開來，不能等量齊觀的。

鮮卑氏族成員「分土定居」以後，其居住地區，大概都在都城平城以及平城的四圍。因此，北魏王朝就在鮮卑氏族成員居住的地區，「置八部帥」，也稱「八部大夫」。「八部大夫」的職責是「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魏書·食貨志》）。八部帥的監臨地區，當時也稱爲「八國」〔一〕。

和鮮卑氏族成員分土定居同時或稍後，拓跋氏由於軍事上的勝利，又從中原地區及當時蒙古草原上遷來大批被征服各族的人民，如：《北史·魏道武帝紀》：天興元年（公元三九八年）正月，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何（鮮卑慕容氏）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詔給內徙新戶耕牛，計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紀》：永興五年（公元四一三年）七月，前軍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而旋。……八月甲寅，帝臨白登山，觀降人，數軍實，置新人於大寧（在今河北懷安縣東南），給農器，計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紀》：泰常三年（公元四一八年）三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於京師。《北史·魏太武帝紀》：神䴥二年（公元四二九年）四月，車駕北伐，……蠕蠕（柔然）……絕跡西走。冬十月，振旅凱旋於京師。……列置新人於漠南，東至濡源（今河北沽源縣東南灤河），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除了「高車以類羸獷，不任役使，故得別爲部落」（《魏書·高車傳》），仍過着游牧生活，沒有「分土定居」以外，大部分漢族和其他各族的移民，被強制徙居於東起濡源，經大

寧，越代郡、陰館（今山西山陰縣西南），西至五原、陰山、稠陽塞（今內蒙古包頭市東）的塞上。他們除了需要供給六鎮的屯戍軍隊以足夠糧食以外，還須補充六鎮一定的兵源。

自從「分土定居」下來之後，鮮卑族在它的村落裏居住越久，他們與被他們所征服的漢族和其他各族移民也越來越融合的話，則誠如恩格斯所說：「聯繫的血族性質就愈消失，而地域的性質便愈鞏固。」過去鮮卑族成員在他們新劃分的土地上定居下來後，還是以「姓族」來分別的；到了道武帝天賜元年（公元四〇四年），已經因為「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辨其宗黨，品舉人才」（《魏書·官氏志》）。「宗」固然還含有血族的性質，「黨」已經是地域的性質了。也就是說，氏族組織到這時已經不知不覺地變為地域組織了。

拓跋氏氏族組織變為地域組織的過程，也就是他們由遊牧經濟生活轉入農業經濟生活的過程。

拓跋部在道武帝時代，還滯留在家長奴隸制階段。隨着拓跋氏軍事上的勝利，奴隸的數字大為增加，在每次戰役勝利以後獲得戰俘，自道武帝開始，就用來賞賜部落氏族貴族和扈從武士。如《魏書·官氏志》載：「天賜元年（公元四〇四年）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羣隸。」「典師」就是奴隸總管的別名。賞賜的奴隸，有的以戶計〔三〕，有的以口數〔三〕，總的說來，奴隸的數字是在直線上升。但是拓跋氏所統臨的是封建制度已經確立的中原地區，因此，形成奴隸佔有制社會的客觀條件就不能存在。奴隸主不能使自己成爲一個統治階級，只得被迫而退讓給封建主。本來沒有土地的奴隸主就不多，而拓跋氏所統治地區內的奴隸主，又大都是從部落貴族和最顯貴的扈從武士們轉化來的，他們早



已由圈佔土地等手段，奪取到大量土地，變成隸屬農民之剝削者，以封建貴族之身份，打進封建剝削階級的人羣裏去了。由於他們身份的轉化，他們所擁有的奴隸，自然也就會逐漸變成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所以到了太和二十三年（公元四九九年）魏孝文帝元宏定官制時，就沒有設立管理奴隸的「典師」，却在王公侯伯子男等爵的封地上，設置「大農」之官。《魏書·官氏志》：「〔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元宏）復次職令。及帝崩，世宗（元恪）初班行之，以為永制。……王公國大農，……從第七品上階；……侯伯國大農，……從第八品；……子男國大農，……從第九品。」這裏的「大農」也就是為封建貴族管理其土地上耕作者的官吏，這不是說明北魏政權到了太和末年，一部分奴隸勞動的形態，是已經在開始逐漸地改變了嗎？

拓跋氏以滯留在家長奴隸制階段的部落，君臨了封建關係已經確立的中原地區，所建國家成爲一種複雜的結合體，它包含着一些經濟發展不同的地區，但是無論如何，從拓跋氏君臨中原地區起，拓跋部內封建的階層正在戰勝其他社會階層，而逐漸取得主宰的地位。道武帝入主中原以後，一開始就採取田租戶調的方式，向中原地區小農農村的小生產者進行剝削〔四〕；同時，中原所盛行的「部曲」、「佃客」與世家大族之間所建立起來的依附關係，也還正在發展，這說明中原的封建經濟關係，是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並沒有因拓跋氏進入中原所帶進來的一些落後因素的攪入而逆轉。而拓跋部的內部自從「分土定居」之後，由於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部落內的階級分化更爲急遽。如拓跋族中丘穆陵氏、步六孤氏、賀賴氏、獨孤氏、賀樓氏、勿忸于氏、太洛稽氏、尉遲氏等八姓子弟，多半是「勳著當世，位盡王公」（《魏書·官氏志》），受賜到大量隸戶，以後又逐漸轉變爲封建貴族。這一轉變，到了孝文帝遷